

濶洲島上曾有珠池

王 戈

濶洲島，孤懸大海，是史籍記載較早的地名之一。濶洲島上古時候曾有珍珠池，出產珍珠。

一、濶洲島有珍珠池，出產珍珠。

1. 晉代劉歆期的《交州記》載：“去合浦八十里有圍洲，周圍一百里，其地產珠”，這是古籍關於圍洲島出產珍珠最早的記載。明代萬曆以前，“濶洲”稱作“圍洲”。

2. 唐代劉恂著的《嶺表錄異》載：“廉州邊海中有洲島，島上有大池，謂之珠池。每年刺史修貢，自監珠戶入池，采以充貢。池雖在島上，而人疑其底與海通，池水乃淡，此不可測也”。《嶺表錄異》是部記述嶺南奇珍異物的書。嶺表，即嶺南。作者劉恂，曾在廣州任職。《嶺表錄異》已明確指出：圍洲島上有珠池。為何島上珠池里的“池水乃（却）淡”呢？原因是島上有雨水積聚之故。為何有人“疑其池底與海通”呢？因島上珠池有“西角溝”作為水路通道與外海相連，潮漲時，海水涌入“西角溝”而使珠池變咸，這可能是疑其珠池底與外海相通的原因。古時候，因交通條件及觀察手段都有限，故前人有“疑其池底與海通”的不切實際之說。

3. 宋代周去非著的《嶺外代答》卷七載：“合浦產珠之地，名曰斷望池，在海中孤島下，去岸數十里。池深不下十丈，蛭（蜃）人沒而得蚌，剖而得珠。”在這裡，作者周去非指的“海中孤島”，應該是指出產珍珠、島上有珠池的濶洲島。周去非曾在欽州做過官，離濶洲島不遠，有可能到過合浦、濶洲島作過調查。

4. 明代萬曆十九年（1591年），即濶洲島在城仔村設置游擊署的第二年，明代杰出的劇作家、詩人湯顯祖，被貶為廣東徐聞縣的典史。典史，是知縣之下掌管緝捕、獄囚的屬官。據《湯顯祖全集》卷十一載，明萬曆十九年農曆十一月，湯顯祖曾從陽江乘船到濶洲島遊覽看珠池，並寫了一首五言長律，題為《陽江避熱入海，至濶洲，夜看珠池作。寄郭廉州》。詩中寫有夜看珠池的情景：“交池（地

属以前交州的珠池)悬宝藏,长夜发珠光。闪闪星河白,盈盈烟雾黄。气如虹玉迥,影似烛银长。”汤显祖当晚,夜泊在涠洲哪里呢?又在哪里夜看珠池呢?显然,是泊在涠洲岛的城仔村。在那里,有游击署的长官接待他;在那里,他既方便而又安全地观看珠池。因珠池就在城仔村旁,在城仔村通往西北至出海口的这段长约1.5公里的水道上。因此,汤显祖的这首诗,也反映出涠洲岛上有珠池。

5. 清代屈大均著《广东新语》卷十五载:“合浦海中,有珠池七所……其底皆与海通。海水咸而珠池淡,淡乃生珠,盖月之精华所注焉!……语曰:涠蚌之精,孕为明月。”在这里,姑且不论屈大均说七所珠池“其底皆与海通”是否科学,但他说涠洲岛的珠蚌(涠蚌之精)“孕为明月”,显然是指“淡乃生珠”的涠洲岛上珠池的珠蚌。由此可见,屈大均是肯定涠洲岛上有珠池的。屈大均是清代广东的一位著名学者,他曾到合浦西门江旁的“珠市”调查过,是否到过涠洲岛调查不清楚。回后,他写了一篇长约2,900字的《珠》,记述合浦珍珠的有关情况。

6. 民国版的《合浦县志》卷三,载有清代俞功茂写的《涠洲说·碧城杂著》:“遂溪县西二百里,海中有涠洲,山有三池产珠。团(圆)围皆海,周七八十里,是(此)涠洲殆(大概)即媚川都,五洲七洲之外洲也。”在这里,俞功茂(据说是合浦县令)已指出,涠洲“山有三池产珠”,还认为,涠洲岛恐怕就是五代南汉刘鋹时期开设的“媚川都”。“媚川都”是专业采珠的特别行政区。嘉靖《廉州府志》载,合浦郡城南(今北海市区范围内)建有座“媚川馆”,此建筑地址尚难考究。由此可见,涠洲岛上有珠池,出产珍珠,在史籍记载均很明确。

二、涠洲游击署选择岛中“城仔村”作驻地,也可印证涠洲岛上有古珠池。

据《北海市地名志》载,明万历年间,涠洲岛的“城仔村”,曾是驻岛游击署的所在地。“城仔村”,位于涠洲岛内近中央地带,西距外海约1.5公里。游击署所在地之所以设在“城仔村”,主要是因为“城仔村”毗邻岛上的古珠池。游击署设在“城仔村”,既便于监察守护珍珠池,又可利用古珠池的水域,作为避风港的依托和游击署兵船的出海通道。

明代游击署是否曾驻涠洲，是否有水师驻扎？以前曾有两段史料记载，也可从某些侧面印证涠洲岛有古珠池的存在。

1. 明代崇祯版《廉州府志》卷六载：“涠洲在珠母海中……昔为寇穴，万历六年移雷州民耕住其地，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设游击一员镇之。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移于永安所。”由此可见，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八年，游击署曾驻在涠洲岛。在白龙珍珠城的碑亭内，还存有一块碑文：“黄公去思碑”，记述涠洲游击将军黄忠征剿海盗、监守珠池等功绩。游击署的职责之一是监守珠池，因为涠洲岛有珍珠池，才设游击署在涠洲。可见当年涠洲岛有古珠池的存在。

2. 民国版的《合浦县志》卷六，载有明代游击将军张绍良，于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写的一篇《永安营所题名碑记》，该碑记称：“涠洲者古之小蓬莱也。孤悬溟渤中，四望无际……神宗十八年（万历十八年）始设游击将军驻扎于此，因改今名（围洲改为涠洲）。是时游击为漳南陈公起元，其奉敕（皇命）莅止（来临）也，披荆棘，辟草莱，建城堡，创衙宇，乃招兵抚民。而涠洲遂成重镇焉：辖钦州守备一，龙门、乾体把总二，廉州卫一，千户所六标下一，中军官牙山左右部三，战船六十只，官兵一千八百名。雄视海天，鲸鲵（引申海盗）灭迹，故朝廷无南顾之忧焉！后因涠洲峻石巉岩，泊舟匪（不）便，二十七年（万历二十七年，即1599年）适有开采之役，遂移驻涠洲游击于永安所。”

从上面的这段史料可知：

(1) 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，在涠洲岛设置的游击署规格较高，已成为军事“重镇”，统率钦、廉沿海的水师。当时在“城仔村”拓建的城堡，现在还可看到一些古城墙的遗迹。这说明游击署建在“城仔村”是真实的。村因建有城堡而称“城仔”。

(2) 驻岛游击署的几十艘兵船和千多名官兵，其进出涠洲岛，肯定都在“城仔村”登船，经过长约1.5公里的古珠池水道从西北出海的。这说明古珠池的水域，在万历年之前及万历年间，还是比较宽阔的，并有水道便于兵船与外海相通的。

(3) 万历年间，溇洲岛为何“因改今名”？这个名是由原来的“围洲”改为“溇洲”，其原“因”是什么呢？从文字上解，“围洲”的“围”，是四面有水包围的意思，包括岛上的古泻湖所形成的古珠池水域对围洲岛内陆的包围。“溇洲”的“溇”，即水不流而混浊。到万历年后期，因千百年的泥沙淤塞，古珠池逐渐变浅，古珠池依靠潮汐的涨退而与海洋吐纳的系数越来越小，使古珠池内的水域逐渐出现混浊的现象，因而有人将“围洲”改为“溇洲”，由此可见，溇洲的改名，与溇洲岛上古珠池的水域大小、流动与否是息息相关的。溇洲的改名，也从某一个方面，反映溇洲岛确有古珠池存在的事实。

(4) 溇洲游击署之所以迁至山口永安所，其原因可能有二：一是万历二十七年，雷、廉两府的珍珠池开采，迁往山口永安，便于对几所珍珠池的监护；二是溇洲岛上的珠池逐渐变浅，水浊不流不利于兵船出入。而溇洲岛的南湾港，又“峻石巉岩”，有暗礁，泊船不便。很显然，溇洲游击署的迁移，是与溇洲古珠池水域的萎缩，出海水道不畅有密切关系。所以，游击署的外迁，也反映了溇洲岛上古珠池水域发生了蜕变，反映了古珠池的日益衰退。

三、溇洲岛上西角水库一带，曾是古泻湖、古珠池。

2000年6月，曾到溇洲岛城仔村等地调查：

1. 城仔村周边，以前曾是海滩，是古珠池水域的边缘。

调查几位80多岁的老人。他们说，以前在城仔村周围田里耕作，常常有榄树头被挖出。榄树，即红树林，是在海滩生长的植物。这说明城仔村周边，以前曾是海滩，有海水浸泡，是古珠池水域的边缘。现在，沧海变桑田，才有榄树头从田野里被挖出来。

2. 地势观察，发现有古珠池的痕迹。

登上城仔教堂的钟楼顶上观察地势。该教堂又称“圣母堂”，教堂钟楼高14米，是城仔村的楼房最高点。我登上楼顶往西北方向望去，见有一条凹陷带从城仔村往西北延伸，直通到海边。这条凹陷带长约1.5公里，在西角村与溇洲糖厂之间，形成一条长形深槽，即现在的西角水库，又名溇洲水库。这一带应是古珠

池、古泻湖之所在。西角村至出海口这段深槽，名叫“西角沟”。

解放初，政府有关部门曾对合浦沿海岛屿进行调查，在《合浦县沿海岸岛屿调查》报告中，曾有濠洲岛“西角沟”的记载：“西角沟，位于本岛西北（此沟乃岛上雨水流下所冲成，冬季则被海沙填满），西南风天时可藏渔船百余艘。”由此可见，解放初，夏季时因雨水多，“西角沟”的出海口被雨水冲刷而通畅，西南风起时，“西角沟”尚可停泊渔船百余艘。这说明，以前“西角沟”是与外海相通的。又因“西角沟”是一条连着古珠池的长形深槽，从而证明，古珠池在古时候，也是与外海相通的。

经过千百年的雨水冲刷，泥沙淤塞，位于濠洲岛上的珍珠池，才由深变浅，以至荒废。这都是很自然的发展规律。这如同福成江一样，以前有海潮从白龙港沿着福成江，涌上十多公里远的福成圩等处，有航船相通，经过千百年的淤塞河道后，福成江再也不能作为航船通道了。